春在堂襍文

春在堂襍文六編六

德清俞樾

浙江補用道陸君墓誌銘

君諱同壽字敏貽號介眉姓陸氏吳巨族也在前明有諱雄者始卜居吳江之東門爲吳江人　國朝分吳江地置震澤縣遂爲震澤人乾隆時有以博學鴻詞徵者諱桂馨君之五世祖也高祖昌言縣學生曾祖泰增乾隆四十二年舉人安徽廣德州學正祖鑿縣學生三代並以君父官　贈榮祿大夫高祖妣張氏金氏曾祖妣陳祖妣張皆一品夫人父諱迺普國學生以軍功起家

歷署河南懷慶府知府陝州直隸州知州兩署安徽安廬滁和道以道員　記名簡放加布政使銜　賞戴花翎附祀英果敏公祠　誥授榮祿大夫母張氏　封一品夫人君生而嚴重不苟言笑年十三能爲文里中文課輒冠其曹尤工爲五七言詩在京師時頗爲諸名士所推服時粵寇已起海內多故君自惟少時應府試曾取第二咸豐十一年應京兆試亦曾取謄錄使吾命應以科第進詎不能游於庠舉於鄉乎中原俶擾之秋正丈夫激發之日勉盡忠孝而已何藉科第爲遂投効河南軍營以異常出力　奏保以知州發浙江補用尋又

赴安徽大營從攻張樂瓦店克之有　詔賜戴花翎巡撫喬勤恪公語之曰昔史遷言留侯狀貌不稱其志氣今子一文弱書生而曉暢戎機諸宿將皆不能及然則以貌取人不又將失子乎軍務平始赴浙浙中大吏咸知其才有事必以屬君如解餉如發賑如保甲如釐捐君任其事事無不舉於時盜賊潛蹤商民稱便焉其在讞局也手決獄大小數百事不刑一人案情悉得尤人所難云秦隴軍興以君素知兵提督金公調赴前敵秦中磽瘠之區徑路崎嶇冰雪凝冱君不敢自逸匹馬往來黃沙白草之間雖勞苦成疾而意氣彌奮從大軍蕩

平金積堡老巢追勦烏拉特旗逸寇君功居多又兼理
糈臺千緒萬端豪釐無爽脂膏之中不以自潤古稱廉
能君兼之矣事平敘功先保知府仍留原省洊保道員
賜二品頂戴光緒七年春浙江金衢嚴道缺員君以
次應補是缺而母張夫人卒遂以憂歸其時榮祿公先
已謝病里居以震澤舊廬燬於兵火僑寓郡城君隨侍
焉君閱歷仕途垂二十年中興諸名臣如左文襄李文
忠喬勤恪英果敏諸公皆以君年富才優處事明決交
章論薦使君得盡其才則節鉞封疆指顧閒耳而君以
榮祿公年高壹意以色養為事凡修祖塋建義莊立宗

祠刋族譜榮祿公所欲爲者咸贊成之又於宅之東偏
闢一小圃叠石蒔花奉榮祿公游息其中是名半園君
晚年號半園灌叟以此也榮祿公卒君年已五十一哀
毀若孺子然於所常居之書室每逢朔望焚香展謁摩
娑遺物泣下沾襟皖省以榮祿公政績上聞　詔附祀
英果敏公祠君手奉栗主躬送入祠其容躄躄感動行
路蓋天性純孝有如此而仕進之意則自此絕矣君投
筆從戎其勞勩有非人所能堪者事後絕口不言後陳
舫仙方伯爲蘇臬使與君共事軍中者也每至君家輒
追話金積堡舊事其危險萬狀家人乃始稍稍聞之然

所不聞者多矣居鄉不謁達官不預公事惟以文史自娛每招致名流集爲文社以勸課其諸子編刻八世祖諱文衡殁祀鄉賢祠者所著齋庵隨筆及先德錄傳家集諸書以授其子曰守此足矣君以積勞之身又素有欬疾年逾六十繼以喘疾時劇時瘥浸至不起疾篤語諸子曰吾生平無疾言厲色從不以意氣淩人雖臧獲輩不輕呵斥自奉不敢奢待人不敢嗇此吾以汝祖爲法也願汝曹亦法吾而已光緒二十七年二月甲辰啟手足於正寢年六十有四君天性和易好善不倦值

國事多艱前後輸助無慮數萬易簣之前猶念秦隴奇

荒曰此吾從軍故地今又　行在也敢秦越視乎命其
子集巨貲振之由浙彙解浙撫疏聞　詔以樂善好施
旌其門至其平時周恤鄉里贍養親族待以舉火者數
十家病施藥暑施茶歲以爲常猶其小節矣妻元聘費
元配沈均贈一品夫人再娶丁封一品夫人側室三方
氏以子官封恭人子四懷鼎鼎奎鼎華廷鼎存者二鼎
奎丁夫人出增貢生浙江候補知府　特旨以道員用
賞戴花翎鼎華方恭人出附貢生安徽候補直隸州
捐加三品銜分省試用道女五殤者一常熟曾愷章元
和潘誦鎮長洲彭曦士其壻也順天大興陳鹿儕則其

第三女許嫁之壻未及嫁而女卒者也孫增培孫女三某年月某甲子鼎奎鼎華敬營窀穸於某原礱石乞銘銘曰

君承門蔭起家戎馬轉戰皖豫依然儒雅秦隴之間道路孔艱匹馬而去凱歌而還峩峩廉車莅臨浙水折獄理財政聲大起俄拋仕版歸奉高堂半畝風月終身徜徉者壽甫臻春輝頓逝君子之澤長流百世我銘其墓我言有徵佳城葱鬱子孫其興

江蘇候補道馮君墓誌銘

君諱邦棟字汞卿馮氏湖南衡陽人祖杏圃父升漳以

名諸生久困場屋齎志以終君少有大志喜讀經世書
不屑爲舉子業又鑒於其父遂不應有司試咸豐四年
曾文正公義師起君稟命於母黃太夫人投筆從戎以
從九品赴江西幫辦營務統帶礮船克吉安縣保升縣
丞旋奉調入曾忠襄公幕中克景德鎮克浮梁縣皆有
功 詔以通判遇缺即選 賜戴藍翎又敘收復黟縣
諸城功加五品銜及安慶省城復 詔以同知直隸州
留安徽補用文正 奏設大勝關釐局以君主其事官
軍解雨花臺圍君與有力焉升知府金陵平大功成
詔以道員交軍機處記名遇缺簡放時有 旨祭明陵

君以道員陪祭焉自從曾文正東征十年以來崎嶇戎馬不遑將母至是始乞假歸拜黃太夫人於堂下戚黨榮之會曾文襄公撫鄂　奏請以君辦營務及一切善後事捻寇南犯是防是勦雲夢應城天門諸縣次第收復文襄疏言君屢著戰功謀勇兼裕請給予二品封典從之俄左文襄公經略陝甘亦以君久經戰事請營差遣君至未及一年黃太夫人卒於家君方總理營務請歸守制文襄以邊事孔亟諷以古人金革毋避之義乃勉以墨絰從事時花門一種已就撫於河洲餘眾猶持兩端君單騎渡河賊皆下馬羅拜惟偽總兵馬本源偽

知府馬桂源仍擁衆不降君恩威並用數月之內往返數次卒帖服之回事大定請建設州縣創立學校增置參游以經久遠文襄韙之乃言於朝詔君辦理妥協請加按察使銜并準其回籍葬親以符定制君先曾平反噶爾廳及青海巨案回民皆稱活佛故啟行之日僧番士回皆爇香跪送數千里不絕私設長生之位奉之於家君葬親事竣家居不出光緒九年詔下湘撫問君行止彭剛直公力勸入都適左忠襄復出督兩江乃奏調南洋差委并請留江蘇補用君至江甯凡要事悉以委之以一身任數事在君固應之有餘而忌者側目矣

文襄堯繼之者興化劉公給咨送部引見・朝廷眷念
前勞　諭樞臣仍遇缺簡放君方擬具摺謝　恩而鐫
級之　命下矣一時嘩眙莫測所由不知興化公彈章
已先日至也聞者咸爲不平君夷然曰吾以布衣遭時
竊位得至監司分已極矣復何求乎即日南歸遂不復
出君事親孝處宗族以敦睦待親友以謙厚訓子姪以
嚴正鄉里鬬爭一言立解水旱偏災無不力振施衣施
粥歲以爲常若道溯書院若花藥寺若楊泗廟凡有工
作莫不佽之使成蓋好義樂善其天性也積勞軍旅元
氣大虧光緒二十八年五月十日巳時卒於家年七十

有七妻蔣夫人先卒子灼孝縣學生同知銜廣東候補
知縣歷署儋州連平州化州知州臨高縣始興縣知縣
先君一月卒燡孝縣學生同知銜分省補用知縣雍臣
縣學生五品銜湖北補用府經歷亦於七年前先君卒
孫四長者錡五品銜廣東補用鹽經歷次友垚友坻友
堅光緒二十九年二月丙申卜葬金鳳山之陽幽宅旣
襄貞石斯刊君家在衡州府江東岸彭剛直公其比鄰
也故其孤介彭氏寓書乞銘余惜君之才未竟其用又
念與剛直有袍澤之義故不以衰病辭比其事綴以銘
銘曰

崎嶇戎馬轉戰南北斬將搴旗元戎動色飛書敘功優
詔進秩曩茲回民亦感其德不呼以官尊之曰佛以君
之才宜拜節鉞衆嫉蛾眉誰憐骸骨歸來故鄉蕭然巾
幘未竟其才千秋太息鬱鬱佳城我銘其穴勒鼎銘鐘
請俟異日

故泰興縣知縣張君墓誌銘

君諱興詩字子持一字恕齋張氏本橫渠先生之後世
居關中宋寶祐間有諱日明者以討賊死吳越間遂家
餘杭其子和又自餘杭遷歸安遂為浙江歸安人曾祖
諱春苞以子師誠官福建巡撫　封榮祿大夫祖諱彪

候選鹽大使父諱應恊直隸候補知縣平泉州州判並以君官累　贈通奉大夫曾祖妣沈氏王氏皆　封一品夫人祖妣趙妣吳皆累　贈夫人君四歲而孤昆弟五人自奮於學道光二十四年入邑庠咸豐元年與其兄憖齋君同舉於鄉公車入京居其從兄惕齋君所惕齋由詞林官臺諫所與游皆魁士名人而沈文節公爲君座師又延君館其家一時鉅公如文文端彭文敬羅椒生趙蓉舫尚書殿譜經侍郎皆折行輩交於君以經世之學相礪磏咸豐三年考取景山官學教習期滿選授泰興縣知縣同治元年七月之官是時粤寇方踞金

陵東南糜爛泰興地濱大江其南岸武進丹陽諸縣寇
蹤出沒靡常鹽梟劇盜所在充斥君設廠以撫難民練
團以遏賊北竄緝獲梟盜首領悉置之法境內乂安俄
而有齋匪之獄株連甚眾君察其人皆愚夫婦惑於禍
福無逆謀言於漕帥吳公誅其渠三人餘悉縱去又親
至鄉閭勸諭解散民皆感泣明年以病乞歸旋丁吳太
夫人艱服闋到省歷主釐局東捻肅清李文忠公敘君
籌餉功奏保以直隸州在任候補十二年坐補泰興縣
民聞君至歡迎於塗乃舉曩所未及設施者次第行之
繕城垣樹敵樓濬濠河葺公廨治囹圄以農為生民之

本增建先農祠凡名宦鄉賢忠義孝弟各祠咸修復如
功令創設泰義倉創設拨嬰保嬰清節諸局創設義塚
推廣養濟院屋宇置洲田六百畝歲入其租充諸善舉
經費境內河道橋梁一律修治加築西江隄岸於江口
置救生船不及一期百廢咸舉又以泰邑文風之未盛
也爲擴泮池廓書院號舍豐生徒膏火而邑士巍科相
望矣以泰民之不知蠶事也歲購湖桑數萬株教民樹
桑教民育蠶而邑人始有繭絲之利矣以泰民之多逋
賦也爲詳免二洲圮毀田糧又代償夙逋數至巨萬而
民始樂其生矣以泰民愚而未知教也徧保甲立鄉約

刊孝經小學各書頒行鄉塾而民始蒸蒸向善矣光緒
二年有姦人翦紙扶符煽誘愚民民受其愚從者猖獗
事聞於　朝命窮治之所在郡縣承受風旨疑似之閒
舉家駢首君惻然曰吾不忍也分別懲治全活無算民
閒詞訟到即判決日坐堂皇丙夜方退案無留牘獄無
稽囚每屏騶從私行所部夜止破廟民不知爲官也閭
閻利病咸記錄之發摘奸先百不失一咸驚爲神光緒
四五年連歲大旱禱雨得雨旱不爲災在任六年蝗集
者四捕治收買田禾不傷沈文肅錄其功請加二級六
年八月奉調署江浦縣而巡撫某公挾私意不慊於君

奏褫君職君兩宰泰興有惠政歷充光緒元年　恩科

及五年正科江南鄉試同考官稱得士大府如曾文正

曾忠襄沈文肅李文忠皆極賞之沈文定公嘗謂今仁

和相國王公曰張某猶是書生本色不可多得也乃以

無罪去官聞者咸爲不平君夷然曰吾勞於官亦久矣

今得休息是促我居官之年而益我處世之年也其爲

賜不亦多乎去任之日祖帳自牙前至於郊外民皆焚

香夾道羅拜既行百餘里猶有白鬚者三人具酒果拜

舟次自稱鄰縣人莫知爲誰何也君兄懲齋及希齋君

皆官縣令與君並稱張氏三循吏是亦可以無憾矣君

初寓金陵至是遷寓姑蘇所居在城西頗偏僻杜門謝子謝絕人事儲書萬卷手自校讎遇先賢事實可為軌範者甄錄之下逮閭巷細事闇禮潛德積成十餘帙嘗以張清恪公正誼堂全書授其子曰誠正之學盡此矣十六年湖州大水曰吾鄉里也捐助棉衣千襲浙撫以聞 詔復原銜又因助山西振 賞二品封君持身甚儉食喜蔬食出喜徒步凡先世遺產悉謝不受曰吾有餘俸差足自給留此葺祠宇供粢盛可也族有孤寡必收養之子弟才俊必獎成之任卹施舍不遺餘力年逾七十精力不衰每步至余寓杯茗清談未嘗一見其肩

輿而來也庚子年秋微疾旋愈十二月二十日日加午
倘據案作小楷書又出門散步歸而燈下讀書丑初就
枕忽中風痰自丑逮卯不可救爍光緒二十六年十二
月戊午卒於蘇寓年七十有四元配吳繼配倪皆先君
卒子四人宗儒附貢生候選通政司知事宗勳宗煇宗
櫟幼未仕女七人已嫁者六其壻曰朱之模曰邵霖曰
惲炳孫曰王夢魁曰沈錦榮曰周紹乾君卒三年歸葬
歸安縣菱湖鎮東橫路之原吳倪兩夫人及側室孫皆
祔焉禮也宗儒等以狀乞銘銘曰
漢重循良世以大治君之政績召杜之比宜膺上考詎

限百里驥足未舒一蹶不起位祿則減名壽則增乃來吳下卜居城隈蔬食徒步白髮青燈爲善最樂子孫其興年越古稀無疾而逝靈輀旣歸幽隧斯啟我作銘詞敬告來世天祚善人觀其後嗣

雲溪和尚塔銘

雲溪和尚與余同於十二月二日生往年五十生日余壽之以文謂余與和尚或空王坐上曾有香火因緣也歲月如流尺波電謝余行年八十有二障深根鈍尚浮沈於迷塗俗圾之中而和尚巳偶凡成聖往生彌陀淨域矣眷懷大德感念浮生昔從何來今從何往讚歎之

次不能無言按和尚姓湯氏錢唐人父母皆長齋事佛稟受胎教宿種善根自免乳以後腥血不一入口幼遭閔凶父母殂謝又值兵亂道塗流離世故糾紛道心激發謁悉本中禪師於靈峯遵依佛典染薙如儀旋投蕭山祇園遠峯禪師受其記莂又得雲林智海禪師授以衣法於是登天目泛補陀與諸高僧內外印證遂得無上妙諦杭州西湖海內所稱佛地也雲林昭慶兩寺尤湖上大叢林也和尚受法於智公雲林固其初地而昭慶羽高律師重和尚道行延至寺中屬以大事故兩寺講席和尚兼焉願力宏深聲氣廣遠善信景從檀那雲

集兩寺亂後頗有頹廢修而復之咸與鼎新碧瓦頳廊有加於舊乃爲悉本師建塔靈峯爲羽高師建塔昭慶又爲父母卜靈峯吉壤而營窀穸佛法世法兼盡之矣晚年喜靜辭雲林而專主昭慶梵筵所啟喧靜皆禪曰開詡曰開慧其法嗣也曰心如其再傳也所雜染者二十餘人如曉恆曉裕曉禽曉參尤其龍象也法器有傳俗塵皆幻妥於光緒二十八年某月某日示疾而終世壽五十有五僧壽　十有　其徒某某等於某年某月某日敬奉色身營建窣堵勝幡既建貞石斯刊銘曰

佛日西流法雲東被不有大師誰傳妙諦猗歟和尚微

妙圓通兼主兩寺大啟宗風俄厭世塵長辭禪榻昔祝其齡今銘其塔靈山會上儻有因緣送公淨土感我暮年

費編修女潤華壙銘

岵懷太史既殤其愛子文越八年而其所奇女又隕焉女名潤華字瑤芬武進人費氏太史第二女也其生也歲在己卯而其曾祖母祖母及其母皆以卯年生女與同物故一家珍愛之眉目如畫性尤明慧八九歲時見其姊瑞華刺繡效爲之輒工母以其弱也女紅中饋之事一一不使爲惟從其父讀書然太史官京師時女佐母

筦內政米鹽錫豆悉有條理後太史因父幼亭君病歸省之幼亭君尋愈或勸太史還朝供職女每以微言諷止焉太史喜金石之學得一金一石女必手拓其文其母能畫女繡其稿而繡之與畫無別又能出新意以彩綫結成花果禽魚之狀以娛其重親又喜觀稗史野記語人曰一部二十四史大半顏夭跖壽讀之如食蝤蛑使人發風動氣不如且食蛤蜊耳居恆與姊同臥起及姊嫁則大感歎曰人不幸作女子一嫁之後與死何殊自是遂有出世之志俄夢人語之曰汝明年七月當死及是年春果日益羸削至七月朔而病病亟母問所欲

言曰萬念皆空矣又曰有媪來迎我當於二十六日去果如其言乃光緒二十三年七月癸丑也年十有九太史求其平日所摹拓所繡繪諸手蹟則已預戒其姊焚之矣往歲文之卒也太史自銘其壙及文之卒太史傳之而不銘以傳乞余銘銘曰

瑶臺月嫌山雪雪易銷月易缺此一抔瘞瑶碧千萬齡永不滅

候選道葉君墓誌銘

自世爵世祿之制廢士或有起於徒步之中操三寸之管就一日之試幸而得之不數年閒坐致公卿世所謂

朝白屋而暮青雲者吾屢見其人矣若以赤貧無藉之人攖捐數載遂成素封其始也不名一錢其繼也高貲巨萬則吾未之見也今乃見之葉君君諱成忠字澄衷其先由慈谿遷鎮海遂爲鎮海人曾祖紹基祖啟芳父志禹皆務農家貧甚君生六歲而孤有兄一弟一女兄弟二母洪太夫人躬執耰鋤種祭田八畝日則耕夜則織僅乃得活君年九歲始挾村書就村塾而無以具脩脯不果讀比鄰有開設油坊者君往傭焉時年十一歲矣歲終計值惟錢一緡薪一束負而歸積三年忽爲其主婦所詈辱謝不往仍從母兄耕則有倪翁者見而憐

之詔太夫人曰盍以此子付我挈之如上海乎太夫人曰諾然苦無資指田中青苗質於人得錢二千始克至滬既至倪翁薦入某褓貨肆其時上海已爲互市之地黃浦江中輪舶帆船相屬不絕君遲明犞小舟齎肆中褓貨衒鬻於舳頭艫尾閒晚歸則執糞除爨烹之役雖勞苦不恤居久之覺肆主非可以有爲者曰是何足涸我含之去自賃一舟稍稍置什物貿易如故歷數年遂與西人習且通其語言而操贏制餘亦頗有所蓄乃於同治元年自闢一肆於裏虹口是年冬又移其肆於外虹口君自奉儉而與人厚已諾必誠人皆樂就之故所

業日益擴大南販北賈貨別隧分初止一肆以次開庥凡西人通商所在無不有君之分肆而君固已擁貲億萬矣近年又於上海漢口創設繅絲火柴公司其心計之精規度之大雖西商謝不及也君奉洪太夫人居滬者六年後歸里而病君刲股羹以進及卒痛哭曰吾得有今日皆吾母厚德所致也兄若弟皆先卒後之以已子女兄弟殁爲置墓田其族素無譜牒無宗祠君皆創爲之且置田四百餘畝供祭祀牲醴粢盛又以三萬金建義莊贍族之貧者皆曰吾母之志也里中善舉無弗與在滬亦然念設肆既多肆中友多有物故者出二萬

金建懷德堂歲時存問其家晉豫饑以鉅貲振厥後如齊兗如燕冀如淮徐近而新昌嵊縣水旱偏災無不振振必鉅大吏以聞　賜樂善好施額光緒十四年助奉天振尤鉅　詔曰葉成忠勇於爲善傳　旨獎勵君徒手至滬名動九重以道員注選籍三代皆請一品封視世俗之士所謂朝自屋而暮青雲者難易何如也晚年乃有澄衷蒙學堂之設蓋感少時以貧廢讀而爲此舉也病中手書致堂中董理其事者使延聘名師敎授中國經書傳寫滬孤寒子弟皆得來學出十萬金爲經費君歿而其長子貽鑑復以十萬金益之今澄衷蒙學堂

規模大備君可無憾九泉矣君卒於光緒二十五年十月丁丑年六十元配湯繼配夏並封夫人其長子貽鑑也次貽釗貽銘貽鉒貽錡又側室蘇生子貽鏞貽鈺諸子長者列仕籍幼者習儒業克紹其家鑑爲兄也後銘爲弟也後女七人並適名族於其葬也請銘於余余高其義爲之銘銘曰

貨殖有傳列於史記販脂雍伯賣漿張氏得與端木並垂青史此中有人烏容蔑視君起寒微困於鄉里一朝來游其家大起陶白程羅蓋未足擬樹樂善坊班觀察使大啟學堂教爾童穉微時一念成於暮齒我欽其人

莫測其涘何以銘之豪傑之士

浙江巡撫廖公墓誌銘

光緒二十七年三月乙酉前浙江巡撫廖公薨於里第時公去浙二年矣公之在浙也時和而歲稔四境晏然及公去而衢州之變作中外交閧幾釀釁端於是浙人愈思公不衰僉曰公在當不至此已而公葬有日矣其孤具狀乞銘其墓余以部民粗知公治蹟而又辱與有連誼不得爲辭按狀公諱壽豐字轂似又字闇齋晚年自號止齋江蘇嘉定人也其先世居福建永定縣青谿村高祖諱王臣始遷江蘇爲嘉定縣學生本生高祖諱

鴻章翰林院檢討曾祖諱景國學生祖諱文錦翰林院編修河南衛輝府知府父諱惟勳翰林院編修貴州貴陽府知府自高祖以下皆以公及公仲弟禮部尚書壽恆官累贈至光祿大夫妣皆一品夫人公自幼不苟言笑喜讀濂洛關閩諸子之書尤熟於史事凡名臣言行及古今政治興廢疆域沿革罔弗甄錄又通句股算經於歷象考成開元占經梅氏叢書並窮其奧咸豐八年應順天鄉試中式入貲爲內閣中書每儤直輒早往票籤已隨錄其要積成巨冊時從倭文端公游又與吳竹如何子永諸君晨夕研貫學益進同治十年成進士改

庶吉士充　國史館協修以平定粵捻方略告成加五品銜散館授編修光緒元年大考二等　賜綢緞公以國史儒林文苑循吏三傳自道光以來僅十餘人而孝友傳則二百餘年未之有具疏稿上總裁請於　朝而續修焉又請仿歷代史例增隱逸傳識者韙之六年充會試同考官是時俄乘我亂竊據伊犂　命廷臣會議公具疏由掌院封上四事一請堅持毀約之議一請固天津及東三省之防一請留意邊材一請汰無益之兵節無益之費又請召提督鮑超之師扼守津西聯絡聲勢使和戰兩有所恃　朝議頗采用焉公時已以京察

一等　記名以道府用又以　穆宗毅皇帝本紀
告成奉　旨專以道員用七年十月授浙江糧道越二
年法越事起南北洋戒嚴公慮海運有梗至滬上謀借
洋輪議兩旬始定南漕得以無誤然公終以海道通塞
無常議令折漕之省歲就畿輔購米穀運通倉冀以鼓
舞北民使知水田之利愈推愈廣而南漕可以純歸折
色議雖未行實至計也先後督運凡六次手訂章程考
核功過弊竇一清又以浙西水利全在苕溪一水苕出
餘杭分南北兩湖歲久積淤水溢爲患乃以道庫節省
銀一萬兩並捐廉俸銀五千兩相度形勢次第開濬先

北後南有曰小草蕩者沙積丈餘袤廣七十餘畝悉剗除之他如鼓牛墩斜浦灘諸處一例疏通浙西蒙利十三年九月遷貴州按察使未之任調浙江公在浙久諳其土俗遍行保甲以空盜藪嚴懲猾吏莠民以淸訟源臨安有游僧造訛言謀不軌捕治之黨其黨遂以無事十六年正月遷福建布政使陳明祖籍改授河南時河南頻有水患黃河上游分溜北趨孟縣小金隄告警公請改建石壩以爲永久之計鄭工之決也黃水入賈魯河決口旣合而汎濫在鄭州中牟祥符縣境者不能復歸故道爰導自鄭州馬志莊達祥符之楊岡又濬省城

宋門外之口濟河使水有所歸而不爲害錢敏肅撫豫
時通省積穀至九十餘萬石歷遇祲歲散放逾半公蒞
補九萬餘石又飭所屬量力籌補冀復其舊水患除而
倉儲實此公之大有造於中州也十九年授浙江巡撫
浙固舊治浙人聞之咸喜而是時適有日本之釁公慮
其匪前明故習假攘浙中兵力單薄募勇又易聚難散
乃寓團練於保甲酌給軍火以爲防軍之助編沿海五
郡漁團以遏內地奸民潛通外寇之萌畫甯台溫爲南
北中三路歸併各營分置此三路以水師兵輪援應之
以小輪四艘巡哨之親歷海口指授機宜築土堤於乍

浦造礮臺於鎮海營立堅壘於澉浦尖山適中之地布置既定敵不敢犯不輕議召募而兩浙敉安公之力也及和議成上力圖補救之疏曰端政本曰節財用曰修武備曰整吏治所謂節財用者意在罷織造所謂整吏治者意在停捐納尤爲獨見其大矣日本據和約開商埠於杭公寸土隻字龂龂辨論筆舌交敝於原議外續定章程六條以保國家利權而全商民生計其時士大夫方爭言西學公以時局所趨西學自不可廢乃亦開繭紗之廠設蠶學之館頒示培桑新法試行內河小輪奏設求是書院兼課中西之學並設工藝廠及武備學

堂而其大旨謂西學固講武訓農通商惠工之要務而
近人規摹其形似剽竊其緒餘借以行其罔上梯榮之
故習不特西學無成而我中國聖人之教且變而愈亡
其本應屏一切模糊影響之談而課其實事肄習之暇
仍瀏覽經史語錄及　國朝掌故一以孔孟程朱爲宗
葢公之所學本從宋儒入故雖變而通之而仍不詭乎
正也時議欲以官設製造局改歸商辦公則謂槍礮利
器不可漫無限制又於變通武科之奏請仍嚴私蓄火
器之禁維彼老成瞻言百里非時流所及見矣又以南
洋各島流寓華人無慮四五百萬疏請飭出使大臣督

領事廣建學堂拔其尤者爲商籍生員咨回應試此尤其運量之遠也嘉湖諸郡土客尋仇公任按察使時已妥爲安插立客董以要束其衆至是復籌發章程六條以弭土客之變太湖之濱梟散之徒所嘯聚也咨會江蘇協力禽勦以安良懦之民又設銀元局以濟民用購補省倉積穀以資民食有事則修戰守之備無事則講教養之方公之爲浙計周矣宜浙民之至今不忘哉公又善於知人所舉文武之材如惲公祖翼于公蔭霖凡二十餘人皆偉器也勞於疆事積久成痾累疏乞骸優詔弗許恭逢 皇太后六旬萬壽頒賜 御筆

壽字大壽字福壽字及如意蟒袍諸件眷注優隆而公屢以疾請至二十四年冬始得請而歸將受代猶酌改營制奏建武備新軍報國之忱不以去位而弛也歸甫一年庚子變作公驟聞 神京淪陷 乘輿播遷朝夕涕泣寢食俱廢宿痾遂篤寖至不起其弟尚書公時以老病乞歸公易簀之日顧尚書公曰吾無他苦惟念國事心搖搖耳年六十有六老成殂謝海內惜之非獨吾浙人之惓惓於公矣公篤於天性與尚書公始終無異財有從嫂嫠也迎之歸養之終其身余與有連故得聞焉夫人王氏先公十有一年卒子世蔭蓋尚書公子

而嗣於公者正二品廕生工部候補主事分發試用道
女一適兵部郎中嘉興錢熊祥孫家駒二品廕生孫女
三是年十二月乙卯世廕奉公葬於本縣羽字圩之原
王夫人祔焉余既諾世廕之請乃撰次其事而系以銘

銘曰

公起詞館踐歷封疆材兼文武器備圓方時而有事鴻
然鷹揚搏合民力厲飭戎行不動聲色不糜餱糧兩浙
千里固於金湯及其無事視民如傷謂吾民饑積粟滿
倉謂吾民愚設教有堂務農講武惠工通商亦從時尚
無佹經常歧趨非正詭遇非良士從其教民樂且康公

身雖退公澤孔長我式其墓我銘其藏公不可作民不能忘非浙之私公論斯彰

誥封通議大夫丁君與妻汪淑人墓誌銘

古凡夫婦合葬書夫不書婦金石例然也然例以義起則文亦隨尋變如鮑宣之與少君袁隗之與馬倫其夫既有盛名其妻亦有高行則史家亦並書之以爲美談此吾所以志丁君與汪淑人也丁君諱有珩字瑲如元和縣人父諱士瀛生二子長子有孚早卒君其次也七歲而孤有從叔祖授之書能自力於學未幾吳中亂君奉母挈諸姊妹出走鄉間由瀏涇而至上海遷流無定

不克卒所業拾橡掘芘聊以自活蘇城旣復歸理故業應童試入邑庠然君自經兵亂淡於仕進納貲爲光祿寺署正亦未嘗入都供職也光緒六年直隸大無君輸白金千兩助振　詔以樂善好施四字旌其門其爲人也持身合榘度治家有程式識亮而慮密氣剛而辭順一鄉之人皆翕然曰君子人也光緒十一年四月庚寅以疾卒於家年三十有九葬吳縣二都五圖之南岡圩妻汪淑人同縣人父諱文棟有以進士官安徽知府名麟昌者其弟也幼敏慧且好善旣歸丁君佐理家事皆有條理侍夫疾甚謹臥不安枕食不甘味夫沒年僅四

十一所生子相繼而亡嗣從昆弟子爲子雖甚憐愛不少寬假課以詩書曉以大義姑卒喪葬以禮嫁其三女昏其一子處置秩然置田若干畝爲修治墳塋及春秋祭掃之資俄聞山左荒捐助寒衣一千襲有詔旌焉可謂能成其夫志者矣其爲人也待人極慈惠處事有決斷一生不喜華飾雖至暮年猶守閫戒不出中門不入寺觀一鄉之人亦翕然稱之光緒二十八年七月癸酉以肝氣舊疾卒年五十有八合葬南岡圩之墓禮也子三人懷均爲伯兄後懷仁懷駿皆早卒所嗣子曰懷棨廩貢生援例爲縣丞娶汪氏女五人長者以孝旌先

卒次殤三適元和蔣棠四適吳縣潘利穀五適口口程
椿孫二人祖晃祖英孫女一殤余因懷棨之請合銘其
墓銘曰
夫既名賢婦亦名媛撰之史家是宜合傳梁孟陶翟穆
如清風百世而下式此幽宮
楊母張太恭人墓表
光緒二十五年吾友古醞楊君年七十矣詩人也在吾
浙又良吏也奉大府檄權知龍游縣余自吳下馳書賀
其行且祝其壽君復書曰吾自五十歲後不以生日受
友朋餽贈以先母故時葆光正及五十歲也念吾母一

生行事有古女士風若得君一言表襮之使修女壼傳者有可考焉勝於壽我多矣余曰敬諾未幾君以所撰太恭人行述來太恭人姓張氏華亭人父諱堂字厚齋教子女嚴以太恭人生有異稟且喜讀書故課之如男子年十三始出塾則四子書及五經皆卒業矣誦文選亦將及半而其先世有號也倩先生者精於音學著有切法辨疑諸書太恭人習聞其說故於五音九弄皆有神悟既長歸婁縣錡涓楊君時舅及繼姑皆在繼姑性嚴急太恭人善事之無忤也家故不豐乃屏簪珥執箕帚爨烹煩擱皆躬親之及舅姑歿家益落因設塾於家

里中未冠笄之子女咸來受經束脩壺酒之餽藉以佐其夫所生子旣就外傅夕歸必問所業督使溫㝷之其嚴過於師咸豐十年粵寇大至筠娟君被傷隕焉太恭人自投於水救而免時古醞已需次浙江聞變遄歸奉太恭人走通州流離轉徙於溧陽於丹陽賣文以養母同治十一年入京師謀應京兆試格於例不果會直隸修通志招天下通儒共纂輯之古醞與焉居二年以遠離太恭人力請歸省又感毛生捧檄之意仍遣浙候歸兩預海運之役過里門問起居太恭人固無恙也光緒三年太恭人病瘧古醞歸瘧已愈奉迎至浙行次蘇州

又病古醞赴丹陽問醫未返病益甚其長孫女嫁於蘇者奉之歸其時傑光竟無家卒於千山張氏即太恭人母家也時光緒三年十二月辛丑年六十有九古醞自丹陽返已越兩日矣終身憾焉太恭人能爲詩書法亦甚工古醞嘗請寫一小冊終亦不作曰非婦事也所存手蹟惟韓昌黎佛骨表一篇蓋太恭人不喜浮屠家言故寫此示意不拜佛誦經不布施不祈禱曰非儒者家風也自奉極儉約罕御肥甘寸縑尺布未嘗輕棄遇耕奴織婢與之談娓娓不倦卒之日村董鄰嫗咸來哭拜可知其平日之賢信有古女士風矣矣生丈夫子二長

曰葆光郎古醞也浙江候補知縣加四品銜故太恭人得四品封玄曰奇光從九職銜孫四人昌麟昌文昌運昌滬孫女六曾孫一光緒四年祔葬於婁縣集賢鄉杭子涇祖墓距今二十二年矣余雖諾古醞之請銘幽之文無及焉然念後之過墓而式者旣欽筠湄君之名德必欲聞太恭人之懿行故次第其大畧表於其阡而係以銘銘曰

懿與恭人女中之英選理旣熟音學亦精傳經聿母執節陶嬰七旬將屆有子知名宜徵後福常被光榮如何不淑俄返瑤京集賢之鄉夫子之塋遺魄是祔式此佳

賊

戭生沈君墓表

沈君戭生旣謝賓客越三年其孤廷鏞等就舊史氏俞樾而求表其墓乃舉其大者書於墓道之碑君姓沈氏諱中堅其生也瓜生於廷故字戭生先世自浙江歸安縣竹墩遷江蘇吳江縣雪巷高祖錫命以節儉起家雄於貲曾祖宗元祖楙悳喜刻書籍世所盛行之歙縣張氏昭代叢書涇縣朱氏 國朝古文彙鈔諸鉅編皆所刻也父宸鳳本生父人燕三代以君官 贈通奉大夫妣皆夫人君性豪邁生十八歲卽遭粵賊之亂佐祖若

父治鄉兵禦賊不喜章句帖括之學無意仕進雖以郎中注選籍不赴也亂後田園蕪廢撫摒規復之幼爲大父所奇愛以大父好賓客輕財重氣誼一意踵其所爲海內名流有來過者欵留信宿游讌談諧曲當其意所居臨水門前有巨蕩放白鳧千百游泳其中友人邱子久爲繪白鳧煙水圖晚年喜種松築室曰聽松山館聞君之風者以爲陸魯望張志和一流人而不知君固奇士也一生以濟物爲志設藥局於家推廣其法行之於省城及附近之同里鎮有病者予之醫貧無力者兼予之藥其他諸善舉皆循其祖慶善堂之舊章而力行之

惻行路之苦建無錫至嘉興塘路涼亭四十餘所患行
舟之險築平望楊家蕩隄三十餘里光緒初河南饑江
南義振起君劃膏腴三十頃易貲往振既至天津知山
西災尤甚先撥巨欵助晉捐又獨任安平縣冬振之事
嚴寒風雪中徧歷山谷不避艱苦旣蕆事使相合肥李
公言於朝有　詔加三品銜以樂善好施四字旌其門
或言宜謁謝李公君曰吾振畢即歸耳豈以此為終南
捷徑乎竟不往居鄉喜勸人為善歲時社會男婦麕至
為演說　聖諭廣訓及諸勸善之書信從者頗衆修家
譜設義莊置祭田以敬宗收族精刻家塾本四書以教

子弟讀書喜陽明良知之說又精於鑒別書畫習技擊善騎射可謂奇士矣自奉極嗇或彌月不肉食一裘且二十年然不善治生人有所負輒置不問值其急又周給之自鬻田助振家日以落妻彭淑人賢婦也治家事有條理又能以寬和勤儉爲一家先內政咸理至是又先君而卒君益不自得恆棄家而舟居不遠千里流連山水光緒二十一年冬家中不戒於火書畫皆燬所存者惟君舟中所齎矣君常言家有大災宜遷避之豈有所見歟明年十二月丙子以疾終于正寢年五十有五娶彭氏妾王氏黃氏張氏子廷鏞廷鐘廷銑廷錫廷鏘

廷鎬廷銘廷鏆廷鹽廷鎰銑銘皆前卒錫後君一年卒

孫潤身擇民流芳殤者一渙文

銘曰其學儒其性俠佛之心仙之骨千載下欲知其人

視此石

程碩甫墓表

余自道光乙巳歲以後館於休甯汪氏者五年時以文字來質正者甚眾程生碩甫其一也年少而才美且有志於學以其時余喜爲駢麗之文亦效爲之余甚嘉焉及余去新安碩甫不久下世今五十餘年有程氏子祚昌者來謁余於吳下寓廬則碩甫之子也樸茂而好學

有其父風請於余曰吾父生值亂離蘊其所學不得顯於世又不及中壽而卒然其至性有不可泯沒者欲乞先生一言以表於其阡可乎余曰諾因按所撰行略碩甫其字也亦曰芍圃諱令儀程氏世居歙縣西鄉之葆村祖春生中書科中書父樹本太常寺博士皆不之官以行誼稱於鄉碩甫自幼不苟言笑喜讀書工爲詩文年十五即出應童子試歙爲徽郡大縣應試者常八九百人試頗不易碩甫試府縣屢列高第而不得志於院試一歲縣試取第二比將院試又以冠譽停碩甫歎曰區區一博士弟子員亦有命存邪自是棄舉子業究心

經世之學旋以贍錄議敘鹽大使因仲叔兩弟皆早卒季弟又幼父老不可遠離乃居家事父課子弟讀或諷使入都謁選不赴也時粵寇踞金陵張文毅公督理皖南軍務諭各鄉鎮皆以團練自衛碩甫亦與其事頗爲文毅所倚任咸豐十年徽郡陷於賊賊氛四出雖深崖邃谷無不到時母汪孺人臥病乃留其婦汪氏侍疾奉父乘間夜出遂遇賊泣而請始得免由黟祁走鄱陽僑居十月賊退復還未至家聞母與婦皆病歿初碩甫之奉父出也非其本意乃父命也猶冀得有善地即歸迎其母而道路梗塞事與願違乃大慟曰吾不可爲人矣

念母未有葬地裹糧走山中覓吉壤雨淋日炙風饕雪虐雖幸得地然病始此矣又以父病晨夕侍湯藥不解衣而寢者數旬父病愈而碩甫竟不起卒於同治二年十一月壬申年三十有六嗚呼積哀之後加以勞苦其能久乎雖謂之以毀卒可也碩甫喜爲人排難解紛豪强之徒或以力欺淩鄉里一言折之無不服又精於醫兵後多疫以藥藥之無不愈所著詩曰知稼軒集皆毀於兵火有五言絕句一首示祚昌者祚昌猶能誦之娶於汪氏即余館休甯時居停主人汪君樵鄉女也姑歿獨力治喪心力交瘁未幾卒年亦三十六生子三長壽

昌次即祚昌也幼子代昌先卒女四人其次女年十三哭母而死是不愧其父矣余既諾祚昌之請因爲之銘

銘曰

亂離之際不可論毋雖不幸父則存吾持此意慰九原吾徵其祚流後昆吾書茲石表墓門

誥封一品夫人徐毋王太夫人墓表

武林徐氏鉅族也自元季有諱湘字克敬者始自蘭溪縣樟林鎭遷於杭其墓在馬鞍山六傳而至思槐公實爲文敬公曾祖其墓在三台山是二處皆徐氏發祥之地堪輿家以爲美談乃其尤著者則爲留下鎭之小和

山小和山之塋自王太夫人始萬山環抱雙泉夾流松
聲雲氣迴非恆境蓋自思槐公至其孫翼鄉公皆葬三
台山翼鄉公之配王太夫人歿距翼鄉公之葬二十七
年兆域久安不敢輕動乃卜葬於小和山而其子文敬
公亦祔焉文敬公之墓穹碑歸立而王太夫人之墓缺
焉無以昭示來茲其八世孫琪乃具事實求余文以表
其墓謹按王太夫人之歸翼鄉公年甫十有七翼鄉公
爲明諸生明亡不仕教授生徒以給甘旨太夫人持家
以儉而奉姑饌必豐姑費太夫人得以安神閨房頤性
養壽歷三十七年而及見孫文敬公之貴文敬公之生

也費太夫人夢一鶴行於庭喜曰此子必興吾家及文敬弟粵翰公生費太夫人曰此子亦貴已而又生涵三公費太夫人曰此子秀矣如秉質稍弱何其後文敬公官至吏部尚書爲時名臣粵翰公以知縣官廣東四川亦稱循吏而涵三公則十六歲而殤太夫人歎曰吾姑之所見遠矣翼鄉公之殁也太夫人以姑在堂茹痛承歡惟以養姑教子爲事康熙十一年文敬公登賢書其明年成進士入翰林徐氏自克敬公遷杭以家世仕元不樂仕進四傳至龍山公諱顥者始以進士官禮部員外郎議大禮與張桂牴牾出知江西臨江府戒子孫毋

阿世于進故終有明一代武林徐氏迄未大顯及文敬噘興賚太夫人及太夫人皆大喜曰可以慰先人於地下矣賚太夫人旋卒文敬公服闋入都散館授檢討俄遷贊善典試江南有以蜚語聞京師者太夫人憂之文敬繼配殳夫人曰吾夫子以公慎自矢必無他榜發所取皆寒士素有文望者時論釋然太夫人撫殳夫人背曰爾可謂靜而慧矣文敬公嘗被 召至 乾清門講易論語稱 旨太夫人戒之曰勿謂爾學旣優當更求經世之學也未幾以工部右侍郎督理錢局太夫人勉以清介事有不可毋徇眾署名異日冒濫事發株連甚

衆文敬公獨無所染三十三年充會試副考官太夫人
勗以當如典試江南時勿負初心於是焚香誓天所得
亦多知名士文敬弟粤翰公有吏才太夫人命納貲爲
縣令康熙八年選授廣東長樂縣太夫人曰此雖小邑
然深篁叢箐盜賊淵藪汝爲政宜寛猛相濟粤翰公謹
受命既下車以計禽薙其渠魁盜風衰息設義塾興文
教邑中大治後調四川中江縣治亦如之葢二公皆稟
太夫人之敎也太夫人卒於康熙三十四年五月十四
日年七十有三子潮文毅公也相粤翰公也浙涵三公
也其長孫本歷官至東閣大學士是爲文穆公次孫林

臺灣海防同知又次杞以翰林起家官至西安巡撫內升宗人府府丞又次立時江西吉安府知府又次柄淮安府海防河務同知曾孫二十四人以烜其長也由翰林官至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餘皆以科第仕宦世其家女一人孫女八人曾孫女十二人並歸頁奥之族東閣大學士錢唐梁文莊公禮部尚書高郵王文肅公皆其曾孫壻也太夫人性好施與方明季之亂避兵者由浙東西渡無慮千萬人舟人昂其値或不克濟太夫人佐翼鄰公創設義渡全活無算至今錢江義渡猶其遺意宜其子孫繁衍蔚爲鼎門而小和山鍾毓之盛遂

與馬鞍三台之先兆鼎足而三嗚呼盛矣琪以名翰林今官內閣學士署兵部右侍郎文敬文穆兩公後繼起又有人矣余以琪之請舉太夫人懿行之大者表於其阡至其餘詳琪所著誦芬詠烈編不具書

上海吳公祠碑

故署江蘇布政使原任蘇松太道吳公既捐館舍越一歲而吳中士大夫環而言於大學士直隸總督李公以公在滬時籌備軍餉聯合洋兵保此一隅挽回大局厥功甚鉅民不能忘請言於　朝顯求優卹并於上海建立專祠李公以聞　天子俞焉於是卜地揆日鳩工

厇材是斷是度經之嘗之而祠以成疏房邃字足以依神前堂後室足以成禮盍至今二十餘年矣祠宜有記而顧闕焉光緒二十三年其文孫壽昌至滬行秋祭之禮凡宗祧之窳楛者易之丹漆之黜昧者新之土事木事有加於舊乃始請於余而以文文其麗牲之碑公諱煦字曉帆浙江錢唐人也幼有異稟讀書十行俱下試於有司不得志乃掖其學歷游金衢嚴紹嘉湖佐郡縣治財賦知名於時咸曰可以仕矣乃援例納貲以知縣分發江蘇累權荆溪宜興震澤吳江諸縣題補嘉定縣所至皆治咸豐三年亂民劉麗川據上海以叛西人陰

助之屢攻不下按察使吉公率師討賊命公治支粢兼供支應公建議於洋涇橋築牆斷西人接濟遂於五年元旦收復縣城敘功以知府用　賜孔雀翎六年護理蘇松太道九年即真自是而公之政績皆在滬矣公之在滬也振興學校整治洋稅勸導釐捐歲益銀六百萬以佐軍糈又隨時購備槍礮火藥解赴金陵以供大營之用凡此皆公之功也而其大者則有二事金陵大營之潰也列城望風瓦解僅存上海一隅賊迭次圍撲勢且岌岌矣公用美利堅廢將曰華爾者以為統領詭西人以利害括其捕役數百人盡以為兵命之曰常勝軍

是時賊犯上海號稱十萬而城中兵止千人賊謂唾手可得西人用測量法察知賊渠魁所在發開花礮擊之六發皆中賊乃遁回青浦而上海獲全此一事也公既兼署布政使上海倚公爲重獨爲完善江浙避寇者咸趨之商賈輻輳釐稅益饒得以招募勇丁數至五萬視昔不侔矣公曰此皆市井無賴不足恃常勝軍雖可用爲數不能多亦未足恃而其時曾文正之師已克安慶軍勢大盛於是前湖北鹽法道顧公文彬刑部郎中潘公曾瑋有迎師之議公大喜力贊成之惟賃洋船具軍饟所需二十餘萬僉謂無所出公一力籌畫以成其行

公乃聯絡西人設會防局固守上海以待楚軍之來楚軍至而東南大局定此又一事也嗚呼非前一事則不能保上海非後一事則上海雖獲全必不能由是而規復蘇州蘇州不復而金陵賊燄亦未易熸也豈非事在一隅而功關全局者歟公旋以督軍赴鎮江後隊不遵調度以至僨事牽連及公然所得處分不久開復仍以道員留蘇補用蓋 朝廷知公深眷注固未衰也而公積勞成疾因請回籍就醫自是不復出矣公孝於親睦於族篤於鄉里設義塾以課後進設善堂以惠窮民性喜藏書又喜刋刻書籍此則家傳墓碑當具載之在滬

言滬非所及也因書其大畧而係以銘銘曰

咸豐之初羣盜蝟起徧地瘡痍不二十載龕靖神縣舂臺熙熙乾旋坤轉實維滬上爲之樞機滬上一隅渺若黑子何以克支爰有數公左提右挈以濟危時如劉如應皆公後起而公先之功成不居長揖歸去丹鉛忘疲公歿在杭公功在滬百世之思疆臣上言 朝廷下詔爰建專祠拜公祠宇求公行事覩此刻辭

王君笑山墓碑

余既以文表黃巖王氏耕雲君之墓而耕雲君有令子曰笑山君亦以高誼聞於鄉余因歎黃巖之多隱君子

而王氏世澤之孔長也其孫冊琦又以墓碑請乃撰次其事而銘之君諱華字曉鐘笑山其別字曾祖萬選祖修椿父景生即耕雲君也耕雲君嘗集同志醵巨貲爲貧不能葬者助藥棺之費至君益擴大之數十年不倦耕雲君又嘗承其父介溪君遺命建立宗祠遭亂毀焉君創議重新或尼之不顧卒底於成吾所以歎王氏世德之長也君少時慕古任俠者所爲遇不平事面熱髮豎氣鬱然不能平雖貴有力者不爲屈聞有尚意氣重然諾者輒曰是好男子必求與之交或結爲異姓兄弟朋輩有小過失而斥其非不少假借人多敬而憚之及

六十歲後則又抑然自下與人言溫溫然鄉里或以是非求決謝遣之不與聞葢年愈高而學愈進矣至其好施與不治家人生產雖暮年不稍改家本不豐坐是益落長孫舟瑤既就外傅或諷君使學賈君泫然曰吾父十試秋闈一衿終老吾又自幼失學今惟望吾孫繼吾父之志而補吾生平之憾雖貧也其忍廢諸舟瑤年十五出應童試君喜曰吾儻及見吾孫之成名乎然次年君卽卒竟不及見也後舟瑤於光緒十四年以優行貢成均其明年舉於鄉以文行知名於時庶不負君所望矣妻程氏子二人士春士均孫七人存者五長卽舟瑤

也其次爲鏘瑤振瑤佩瑤鳴瑤女孫五曾孫三敬禮敬貴敬詛曾孫女四君卒於光緒二年八月丙申年八十二葬於黃巖縣南永甯山之麓竁窆已安銘志無及輒刊貞石表之墓門銘曰

黃巖王氏世有令德以昌其家上承其祖下啟其孫令聞孔嘉永甯之麓佳城鬱鬱松邪柏邪我銘其碣垂示百世惟德之華

布政使銜候補道魏君神道碑

昔道光咸豐間楚南人材極盛吾師曾文正出而號召一時才智之士如雲而起余雖跧伏田間亦頗識其一

二而尤契者則爲彭剛直與剛直同起諸公任封疆寄專閫指不勝屈而剛直素所心折頻爲余稱道者則爲魏君君諱棟字召亭衡陽人也曾祖徽祿縣學生祖瓊歲貢生父瀛嘉慶十二年舉人並以君貴　贈榮祿大夫曾祖母王祖母周母周及生母侯並贈夫人道光十五年君父攝鳳山縣令歲大旱饑民數十萬無以振之鳳山君先發常平倉穀萬石然後申臺司坐擅發且獲咎罄家以償始免由是家益落君乃援例納貲以縣丞赴閩二十一年賊陳沖竄閩中君從官軍轉戰擒其渠功最多制府劉公奏保以知縣歸部選用俄湖北請揀

發君與焉鄂省前臨大江為出粵入淮之要道咸豐三年賊勢益盛制府張公欲使人之九江偵賊而其塗必由賊中相顧愕眙莫敢應命君毅然請往單騎摩賊壘而行星夜奔馳不旬日而返盡得賊情鄂中得以有備無患旋奉檄署興國州州判制府以軍務需人不宜置君閒地命帶印赴田家鎮大營督率人夫築圩鑿池兼筦支應局時軍糧皆儲積於蘄君以蘄難守獻移糧之議大吏韙之即命君往移及賊犯蘄而糧已移無所獲皆歎君有先見云是年九月與賊戰蘆溪口燔燒賊艘奪獲旗礮無算十月賊猝犯田家鎮官軍失利君墜馬

傷足幾爲賊所得匿蘆葦中七日賊去乃躄而行村聚間一老嫗日食以豆粥月餘創始平然左足自此不良能行矣四年曾文正調赴大營治糧饟及軍械五年從攻義甯州克之又攻湖口戰皆捷七年官軍進取蘄黃而賊堅壁與我持攻之不克君請舍堅攻瑕潛師夜擣從之一鼓而破其城曾文正進軍豫章資糧扉屨皆仰給於君九年母周太夫人卒君乞歸文正以儲精重任慰而留之不可奄穸既畢固請終五五之制文正敦促再三始出治丙江水師之饟同治二年彭剛直率師攻九洑洲時江面港汊多爲賊藪賊擬於險要之處絕我

饟道君偵知之每解軍儲迂道以行賊不能測不得行其計而九洑洲破矣九洑洲與金陵犄角前督師和公向公皆以攻洲不克故無成功非彭剛直不能破此洲而非君之饟饋不絕則亦不能成剛直之功剛直自是深重君與君交若昆弟然雖家事亦與之謀焉君前以功累保至知府　賜孔雀翎至是　詔以道員用金陵平　賞加按察使銜文正又使君兼船廠事所製造皆精良利用文正嘉焉又請加布政使銜君以縣佐起家躋登二品崎嶇戎馬無一日休息軍事告竣以生母年高陳情終養及生母卒君亦年近七旬矣君輕財重義

捐田租七百餘石置同仁義學二以教族中子弟貧不能讀者彭剛直倡建衡清試院君亦捐巨貲贊成之生平不輕與人交而一與相結終身以之然諾必踐緩急必赴有故人張剛勇公歿於王事夫人欲奉其喪歸葬而制於悍妾君力爲歸之贈以白金三千兩而親送之歸至新隄颶風碎舟忽回風吹送抵岸論者謂有神佑焉所任用之友皆信而不疑有漁其貲以自利者君曰是其命也或請稍鉤稽之君曰吾交友惟一誠字何知其他故君之友每有富過於君者君亦不問也光緒十四年正月辛酉卒於家年七十有四子二人長者縉縣

學生候選道先卒次敏修議敘郎中孫二人長者嘉齡江蘇候補道次業籍曾孫五人詩郇詩郕詩鄘詩郜詩邶君葬於演陂礄金星嶺之原故事階在三品以上墓道宜有碑碑宜有銘敏修以爲請而剛直諸孫又代之請余不得而辭焉乃撰次其事繫於銘銘曰

君之從軍有力扎武斬將搴旗桓桓貔虎君之治餉無缺於供馬騰士飽克奏膚功君之事親七十猶慕君之交友白首如故我聞剛直讃歎其賢昔仰其風今表其阡金嶺之原巖巖華表千載而下式君墓道

錢敏肅公神道碑

昔在咸豐時粵寇俶擾東南據金陵爲窟穴江浙諸行省相繼淪沒財賦之地陷爲賊區中原大勢岌岌振動惟上海一隅完然獨存而五方襍居百貨駢集爲賊所涎勢亦不可以久時曾文正公已克安慶駐軍上游議者皆謂欲挽大局先保上海欲保上海必乞皖軍然沿江賊壘如林何塗而達公時以紳士襄辦團練慨然請行乃乘輪舟摩賊壘而過謁見曾文正力陳江南危迫不可不救又言上海爲中外互市地一年榷稅足餉數萬人棄之於賊是資盜糧又口講手畫指示形勢由滬進兵蘇常可復協攻金陵規復浙右次第舉行若示諸

掌憲氣奮發涕淚交頤曾文正爲之感動命按察使李
公移師援滬即大學士李文忠公也公馳回上海言於
諸當事籌銀十八萬兩雇洋船五艘以迎文忠之師文
忠既至軍威大振蘇州常州及浙江嘉興湖州以次克
復而金陵大功亦遂以告成天下奠安中外交慶皆以
公此舉爲旋乾轉坤之樞紐公自是從事行間深受
主知躋膺疆寄及薨於位　恩諭褒卹以其事實宣付
史館又敘其安慶乞援之功　命於原籍建立專祠
賜諡敏肅烏乎此一事也事在偏隅而功歸全局亦我
朝二百餘年來非常之人非常之事矣準功令大員

之墓必有神道神道必有碑碑必有文其孤溯者等不
余鄙棄徵文於余余惟碑與傳異傳則纖悉必具焉碑
則宜舉其犖犖大者表示後人故先舉公乞援之事襮
諸其端而其餘亦可得而詳焉公諱鼎銘字調甫姓錢
氏江蘇太倉州人父諱寶琛官至湖北巡撫　國史有
傳公於道光二十六年中式舉人咸豐三年大挑二等
以教職用選授贛榆縣學訓導捐升主事籤分戶部公
少有大略隨其父中丞公辦本籍團練屢著功績方其
乞援安慶也蘇省先遣人入楚募兵兵在途矣曾文正
曰此皆吾各營所沙汰者不可用命公散遣之公即追

及之於漢口簡其精壯者九百人餘皆麾使歸去無一敢譁者於是曾營中皆奇其才李文忠奏調公隨營差委公隨大軍克嘉定金山奉賢川沙南匯江陰諸城遂復蘇州又克浙江之嘉善平湖乍浦海鹽諸城積功由直隸州知州保至道員又克常州克嘉興疊加按察使銜布政使銜粵寇平李文忠移師勦捻捻蹤飄忽靡常官軍追逐日或數百里公奉檄轉運每覘賊所嚮先期儲備糧饟無缺軍械咸具文忠得以蕩平諸捻公功爲多會有詔命各督撫察訪盡心民事功績可紀者文忠以公應詔書漕運總督張文達公亦言公識量淵

懿識論宏通司道中不可多得李文忠又錄其轉運之勞謂性情忠懇經理密實請擢用之必於地方有益乃命以道員發直隸同治八年授大順廣道俄升按察使逾年升布政使適丞定河決公請截留南漕辦振手定章程十條官無虛費民不知災十年補授河南巡撫於是公之政績皆在豫矣以豫之人文日盛也請鄉試增同考官二員以豫之民情强悍而捻之餘黨向多也請獲渠魁仍就地正法以兵燹之後累年荒歉州縣不能起運新漕也請仍折銀解部以豫省歲入二百餘萬歲出四百餘萬不敷者過半也請將歷年積欠漕折分

別解留以豫省三鎮兵額一萬三千餘名分塘坐汛有事徵調未能應時而集也請每鎮抽練步兵一營營五百人馬兵一營營二百五十人擇要屯駐逐日訓練以成勁旅又以豫省之戶鮮蓋藏也飭所屬牧令勸民按地出穀就鄉分倉董以紳耆不經胥吏於是通省積穀遂至九十三萬石有奇而水旱有備矣又以豫省水利歲久失修也賈魯河發源滎陽密縣之間本不甚旺又爲游沙所淤其最甚者曰十八里橋公疏濬之於兩岸改用極坦之坡使不至旋挑旋圮並濬勺金河丈八溝等處於是南至周家口北至朱仙鎮西北至鄭州之京

水粲一律流通矣光緒元年上疏言河南居天下之中大河環其西北實爲京師藩籬自張曜宋慶兩軍奉命西征遂無大兵屯守今關外兵力已足請調回宋慶駐紮潼關庶西可以顧秦隴北可以蔽晉燕疏入從之尤其所見者遠也最公一生始則崎嶇戎馬繼則經畫封疆處境極艱用心尤瘁思慮內傷風熱外襲鬱而成瘍浸至不起光緒元年五月丁巳公卒年五十有二遺疏聞 天子震悼疊降詔書一曰辦事實心克稱厥職再曰於吏治民生均能盡心籌辦又曰由上海前赴安慶請援籌餉濟師功績尤著蓋知公者深而褒公者至

矣公娶某氏生子二溯耆三品銜前直隸深州直隸州知州候補知府朔時鹽運使銜浙江嚴州府知府在任候補道孫某某溯耆等於光緒某年某月某甲子葬公於某原遵故事刊貞石撮其要繫以銘銘曰

奕奕錢公　帝褒忠藎於河發端乞援安慶賊壘峩峩摩之而進抵掌高談元戎動聽上海一隅大局存焉援師既至坤轉乾旋肅清東南若反掌然移師北征公任轉運扉屨資糧靡有不應捻寇乃平戎事乃定干戈既戢政績斯彰畿南告災振以南糧十條既立萬戶咸康惟彼中州藩蔽京國往撫是邦克盡厥職曰民宜綏曰

寇宜哉曰川宜濬曰軍宜飭宏圖未竟遺表俄聞建祠
予謚　帝嘉乃勳　賜祭　賜葬華表凌雲千秋萬載
下馬斯墳

贈通奉大夫蔡君墓碑

君諱煌字景和別字楙坡蔡氏其先世於宋南渡時由
河南遷浙西遂爲今石門縣人所居在縣之東鄉至今
猶以蔡家壩名其地焉曾祖瑞庭本生曾祖雲豪祖令
昭父品三並以君子國熊官贈通奉大夫曾祖妣朱本
生曾祖妣方祖妣何妣陳並贈夫人自祖以來皆籍庠
序君父字春泉生二子長卽君也年十三應童子試縣

府錄取甚高俄而疾作不克赴院試乃歎曰一衿得失亦有命耶時春泉君方客授於杭母陳夫人語之曰兒毋鬱鬱盍從爾父游於杭乎君內顧家寒脩脯不足自給又陰有服賈意乃從母命至杭旋於杭闢一肆焉徵貴徵賤動合事宜久之其業日盛而家猶在禁壖地遠且僻爰遷居城中卜爽塏而居焉君性孝友弟備五君弱而善病未三十而卒君哭之慟語人曰吾雖服賈未忘儒業今吾弟殁吾不敢一日離吾親從此名心盡洗矣因援例以同知注選籍無復進取之意俄陳太夫人卒春泉君繼之君每撫遺物涕泗滂沱孺慕之忱久而

不替爲人尙風義重然諾常以魯仲連孔文舉自命故四方士大夫皆樂與之交貴州楊方伯裕深時以縣令仕浙將受代而所虧公款甚鉅省符嚴催行登白簡君出已貲償之事乃解後楊公官至浙藩君歸君貲時論兩稱焉鄉里鄉黨以緩急告無不應民間漕米多折以錢米一石錢五六千道光季年加至十有餘千窮黎大困君憐而請於縣令改折色爲本色各戶感泣君無德色咸豐六年邑荒以旱君有田數頃每歲收租以納糧是歲普免田租而自買米以完官課邑之富而好義者咸踵行之由是積嫌於有司尤不便於藉漕爲利之市

僧未幾邑宰欲强借君銀如干數君素伉直以宰無理見凌鬱結不樂遂大歐血咸豐七年閏五月壬午卒於家年五十有四君之初生也猶在蔡墉故居其西有景家廟焉廟僧曰樵雲苦行僧也春泉君及陳夫人時以錢米施之後樵雲將入天台山語春泉君曰受公厚恩必有以報越數年有鄉人遇之山中問春泉公無恙否喟然曰善人之後必有興者老僧行將化去矣陳夫人中年無子禱於觀世音而有身將產夢一僧入遂生君春泉君曰豈樵雲後身邪故景和之字樵坡之號皆所以誌也自昔所傳如瑯玡僧後身爲張方平五臺僧後

身爲馮京記載炳然當非誣罔如君者葢從華嚴法界
中來者乎娶沈氏舉一子而卒繼娶竇氏以產難亡又
繼娶陳氏有賢行生一子國熊也治家儉且勤事鉅細
必親之積勞成疾道光三十年卒又繼娶楊氏君與四
夫人以子國熊官封贈皆二品子二人長之楨縣學生
候選訓導咸豐十一年死寇難　賜雲騎尉世職以國
熊之子熙光兼祧焉國熊曾任蘇常鎮三府通判以海
運功疊保至道員仍歸江蘇候補　賜孔雀翎加按察
使銜女子子六殤者二同邑沈顧坤張汝欽海甯許誦
康陽湖惲炳孫其壻也孫四伯仲皆殤季亦前卒今存

者熙光也縣學生曾孫女一咸豐十一年國熊琴君與
沈寶陳三夫人合葬石門東鄉之北訂墩同治十一年
又以楊夫人祔焉君贈二品封墓道宜有碑碑宜有銘
銘曰
前生五戒今坡公生有自來非凡庸粹然道氣盈其躬
其位不顯名則崇其年不永澤則豐宜有賢子昌其宗
墓門青石新磨礲我作銘詞垂無窮

原任兵部右侍郎孫文節公繼配趙夫人墓誌銘

吾師孫文節公繼室曰趙夫人於光緒二十八年二月
癸巳卒於里第年七十有七樾既出文節之門得與聞

夫人之賢且才而竊不能無慨於其遇也昔晉司徒魏舒年八十二一子一孫皆先逝煢然獨處天子至下詔以慰安之又宋平章喬行簡晚年乞歸田里其表文云少壯老百年已踰八袠祖子孫三世僅存一身聞者咸爲太息嗚呼夫人近之矣夫人爲故刑部侍郎趙公諱盛奎之女及笄歸孫文節公爲繼室孫氏爲江蘇通州右族文節父鼎庵公於道光十四年與文節同舉於鄉其明年文節成進士入詞林而鼎庵公不以子貴濡厥志道光二十四年亦成進士海內傳爲美談及咸豐二年文節元配陳夫人所生子登瀛字濟亭亦膺館選十

八年中祖孫父子三成進士亦衣冠之盛事矣無何濟亭散館改官吏部而文節亦旋奉視學安徽之　命是時賊踞金陵皖學駐太平府固賊衝也文節嘗與樾書云衽席之上時聞礮聲而此心夷然不動蓋公之死志久定矣及文節致命金陵夫人時猶在京師慟欲絕然以鼎庵公在堂而已所生子女皆幼不敢死間關南下事鼎庵公甚謹雖甚悲痛於公之前怡怡也夫人所生子澄瀛字小蘭尚在襁褓恆夜啼非抱之行啼不止夫人懼驚鼎庵公每抱之膝行於牀俄鼎庵公卒濟亭亦旋卒小蘭有足疾不良能行事無大小夫人任之同治

三年　王師克復金陵夫人親挈小蘭至金陵訪求文節遺骸崩榛荒葛間覓求幾徧卒不可得曾文公以賊初復懼復爆力勸之返乃始招魂而歸葬焉歸未久小蘭又卒先是文節有兄銘惠字芝檢無子文節以濟亭爲之子是以小蘭雖次子而爲文節後承襲騎都尉世職小蘭無子僉曰是宜嗣乃於族中求支派最近行輩相當者一人曰紹祖字繩武爲小蘭後襲世職如例未幾又卒自文節之薨夫人先喪其子又喪其嗣孫惟所生二女長者歸山東杜氏杜文正之孫也壻早卒女時在山東或在京師不常來次適陳氏通州人得朝暮見

壻亦早卒而女又得心疾幸有外孫啟謙字琴南美秀有文常在側者惟此而已夫人議欲立一曾孫亦未果也嗚呼如夫人者封至一品壽近八旬而煢獨如是其視魏喬二公相去幾何哉樾所以竊爲夫人慨也夫人卒乃又擇二人者爲曾孫一曰鴻熙爲小蘭之孫一曰鴻楨爲濟亭之孫而皆爲繩武之子兼祧焉禮也孫氏之興其在此二人乎夫人自幼讀書通大義處事明決有丈夫之概里鄰生無以養死無以葬者籲於夫人無不應族某家貧妻死子幼夫人恤其子於家至於成立戚某貧不聊生歲除將自縊夫人招之至醵金助之得

不死且稍裕焉文節有乳媪顧氏養之終其身媪有孫甚愚亦善視之每文節忌辰必躬詣廚下治饌曰此文節所嗜也雖衰老猶扶掖而往當文節之薨夫人年止二十九守節垂五十年以命婦故旌表不及焉功令然也晚年寄情於酒以自排解又好釋典手一卷不釋然臨終遺命勿用僧道固與世俗佞佛者殊矣即於是年十有二月乙卯祔葬文節公之塋考金石家例婦人祔葬夫墓得自爲銘況夫人之賢且才固合銘例乎樾門下士也其奚辭銘曰

懿夫人之令德兮又高朗而多才始摩筓而一慟兮誓

相從於泉臺念君舅之垂暮兮又藐孤之始孩抱苦節而不死兮慨祚薄而門衰造物延之以歲月兮已八袠之久閱何子孫之零落兮玉既隕而蘭又摧緬文節之遺澤兮卜後裔之恢台有門下之下士兮望蟆陵而徘徊爰埋石於幽宮兮勒斯銘以驗將來